

习得动态助词“了”在国际中文教育早期文献中的理论研究分析

彭涛

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

[摘要] 本文写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七十周年之际, 回顾梳理了自王力先生以来学术界对动态助词“了”的语法研究及应用概况分析, 在重温和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从头”去内化早期动态助词“了”影响至今的共性问题, 以期后辈继承前人在本体研究和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的宝贵经验和研究精神, 从经典的“了”畅游到更广阔的语言研究深海中。

[关键词] 了; 习得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 动态助词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970

一、动态助词“了”的概念

纵观历史, 一个小小的动态助词“了”, 被研究了几十年, 但现阶段依然充满了生命力。学界所研究的动态助词, 涉及到动作或性状在变化过程中的情况, 是处在哪一点或哪一段反映的一种动态, 而不是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动态助词“了”可以表示时间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动态, 也就是语法学界所说的“了1”或词尾“了”, 即动词性词组或短语后带“了”。“了”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 表示动作或性状的现实情况, 因此已经成为事实动作或性状的发生跟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了”的应用和“着”一样也不受时间限制。例如“上个月只下了两天雨”, 表示“下雨”这一状态已经成为事实; “闭了一下眼睛”, 表示“闭”的动作已经实现。

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动态助词“了”的语法研究概况分析

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提出“和完成貌‘了’有历史关系的是终了、了结的‘了’”^[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了’用在动词后, 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 如动词有宾语, ‘了’用在宾语前”^[2]。李晓琪在《现代汉语虚词讲义》一书中谈到汉语里有两个“了”^[3], 一个用在动词后, 表示动作完成与实现, 称为“了1”, 另一个用在句尾, 表示事态的变化和确定的语气, 称为“了2”^[4]。关于“了1”的语法意义, 传统观点都认为是“完成体”, 代表人物有朱德熙, 刘月华^[5], 但以刘勋宁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是表“实现”的意义^[6], 竟成对动态助词“了”的情况做出了研究, 认为“了1”的语法意义是“实现体”的标志^[7]。关于动态助词的实际运用, 麦宇红《动态助词“了”隐现缘由探微》指出时态助词“了”与句中的时态密切相关^[8], 并影响后续小句语法意义的共现。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专家对动态助词“了”的语法、语义、语用等角度进行了精细化研究, 陈彩蒂《浅析动态助词“了”的语法意义和句法位置》认为汉语的动态助词“了”是一种时态标志, 而且“了”可以表示多种时态, 提出动态助词“了”的基础生成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 而其本身所具有的[+T]特征必须受到隐性核查^[9]。王建英《动态助词“了”的语用功能和翻译形式研究》对动态助词“了”的英语翻译问题进行研究^[10], 有助于英汉“时”与“体”的对比和双语翻译, 提高“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对于汉语里“完成体”的讨论一直存在着“完成”“结束”“实现”三种观点, 动态助词“了1”表“完成体”, “了2”表“实现体”, 只有把这两者分离又统一地考虑才能把完成体和动态助词“了”的面貌看清楚。

在进阶阶段, 学界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了”、“着”、“过”等综合性研究。早期做这一方向研究的学者以房玉青为代表, 对动态助词“着”“了”“过”的语义特征及其用法进行了系统的说明^[11], 陈翰文^[12]探讨了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表“经验体”的动态助词“过”的次结构及其教学排序, 对寻找最合乎教学语法原则的动态助词“了”的教学语法排序提供了借鉴。张云徽《动态助词“了”、“着”的共享现象》^[13]引起

人们对语言中共享现象的关注。

动态助词本身的实际意义并不复杂, 但因为出现偏误的原因较多, 使“了”、“着”、“过”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杨紫娟^[14]指出, 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在动态助词“了”时出现偏误, 说明他们对汉语动态助词“了”的特点还不了解, 还没有掌握动态助词“了”的时态意义及用法。王青云^[15]运用“最小树假设”分析造成动态助词“了1”和语气助词“了2”使用偏误形成的原因, 提出了教学应遵循“偏误导入—理论介入—偏误分析—理论认证—巩固内化—实践运用”的步骤来逐步引导学生根据语境和日常交际正确使用。

应动态助词教学的需要, 与此同时的早期研究还探讨了关于“了1”的体意义, 认为“了1”是表示转换完成的转换点, 决定了一个过程转换的产生或出现, 这样从一种新的角度解释了动态助词^[16]。而动态助词“了”的使用规律及认知的研究则表明, 所谓“了1”“了2”的区分不过是同一个“了”字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语法变体,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了”的教学应该建立在“终结”意义的概括上^[17]。根据谓词内部语义的过程结构、时间状语指示的时间信息、补语结构对谓词内部过程的限定, 教师可以细化出“了”不同的句法规则, 逐步引导学生的习得。

三、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对于动态助词“了”的习得研究

出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教学与研究的需要, 学界关于“了”的习得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孙德坤^[18]和赵立江^[19]均采用个案调查的方法, 对样本进行跟踪分析, 认为偏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语际干扰和语内干扰。祁晓倩^[20]从认识论和教学法的角度分析, 提出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抓住“了1”、“了2”的共同之处, 强调核心语义, 结合基本句型进行教学。郭珊珊^[21]对外国留学生使用助词时的角色错乱进行解释, 并提出教师应该在讲授过程中注意语境和总结规律。吴华^[22]利用多年教学累积下来的语言资料, 从“了”的语法意义、偏误等方面考察了留学生对“了”的学习和掌握情况, 总结出偏误的形成原因——即“了”的释义方式、规则的扩大化使用等两种情况, 并针对以上偏误提出淡化动词“了”表示完成的释义方式以及加大语料输入等教学建议。鲁健骥《偏误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23]把留学生学习汉语产生的偏误类型归纳为四个方面, 即遗漏(少成分)、添加(多成分)、替代(应用不当)、错序(词序有误)。关于留学生动态助词的习得, 重要的是关注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 《对外汉语综合教材“了”的考察和分析》^[24]综合地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五套对外汉语初级综合教材《实用速成汉语》、《发展汉语》、《汉语教程》、《博雅汉语》以及《汉语基础》, 对有关“了”部分的编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了”的用法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25]从偏误角度出发对“了”、“着”、“过”的使用和教学提出了针对性教学方法^[26]。总而言之, 学者们更关注在教学时应先教哪个后教哪个, 才能让留学生能够更好地应用动态助词“着, 了, 过”。

早期关于“了”的深度或某一方面研究,如外国留学中国的汉语习得者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错误,哪些因素干扰了习得者的学习,都是汉语教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权娟恩^[27]提出将“脑筋急转弯”这种益智的语言游戏应用到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过程中,帮助留学生快速掌握汉语语法的新方法。赵立江在《留学生“了”的习得过程考察与分析》^[28]中采用个案调查的方法,认为研究“了”时要结合语境和语用,用不用“了”往往受到语境、篇章的限制,在中高级阶段仍要加入对“了”的进阶讲解。魏红^[29]把动词助词虚化的概念引入到汉语教学中,更有利于外国学生迅速、准确地习得部分带“了”的介词补语的用法。丁桂贤在《关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助词“了”的几个问题》^[30]中系统阐述了留学生母语对于汉语教学中的干扰,温冰《留学生“了”字使用偏误考察》^[31]指出,大多数偏误的发生是由于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产生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循序渐进、对比分析的方法帮助留学生更准确的掌握动态助词。因此像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助词“了”的教材编写内容考察与建议》^[32]等提到的一系列建议和见解,是有的放矢的。

根据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实用性的特点,国别化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出现了一大批针对具体外国留学生动态助词习得研究的文章,如:王永秀《英语为母语学习者习得汉语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33];薛晶晶《现代汉语动态助词“了”“着”“过”的对韩教学研究》^[34];吕园《印尼、泰国、韩国留学生动态助词“的”习得研究》^[35];罗音《俄罗斯留学生学习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36];孙海平《日本学生使用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37]等,基本是针对不同母语国家的汉语二语习得者所做的动态助词探讨。

四、总结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已然七十年光阴,回顾前人的研究,溯本还原,才能不忘初心。关于动态助词“了”的研究,从上个世纪的动态助词本体研究、偏误分析,走向国别化教学的习得情况研究,未来也应持续探讨在不同母语环境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习得规律,并进一步推广到国际中文教育的更广阔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 [1] 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91.
- [2]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14.
- [3] 李晓琪.《现代汉语虚词讲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商务印书馆,2001.
- [5] 朱德熙,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商务印书馆.1998.
- [6] 刘勋宁.《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88.
- [7] 竟成.《关于动态助词“了”的语法意义问题》[J].语文研究.1993.01.
- [8] 麦宇红.《动态助词“了”隐现缘由探微》[J].龙岩师专学报,2003.04(21).
- [9] 陈彩蒂.《浅析动态助词“了”的语法意义和句法位置》[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10(16).
- [10] 王建英.《动态助词“了”的语用功能和翻译形式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2(17).
- [11] 房玉青.《动态助词“着”“了”“过”的语义特征及其用法比较》[J].汉语学习,1992(1).

[12] 陈翰文.《动态助词“过”的次结构与教学语法程序》[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9(04).

[13] 张云徽.《动态助词“了、着”的共享现象》[J].语言研究,2012.05.

[14] 杨紫娟.《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J],语言学习.2011.01.

[15] 王青云.《动态助词“了1”和语气词“了2”的习得比较初探》[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9(12).

[16] 王国庆.《动态助词“了1”的时体特点考察》[D].吉林大学,2004,04.

[17] 谭春健.《动态助词“了”的使用规律与认知解释》[D].北京语言大学,2003.

[18] 孙德坤.《外国学生现代汉语“了.Le”的习得过程初步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993(02);65.

[19] 赵立江.《留学生“了”的习得过程考察与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112.

[20] 祁晓倩.《“了1”和“了2”的语义相似性及对外汉语教学》[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1.

[21] 郭珊珊.《“的”与“了”的用法辨析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语言研究,2013.01.

[22] 吴平.《对“了”的偏误思考》[J].语言研究,2006.02.

[23] 鲁健骥.《偏误分析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1992.01.

[24] 张琼.《对外汉语综合教材“了”的考察和分析》[D].陕西师范大学,2009.

[25] 狄翠.《“了”的用法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扬州大学,2013.05.

[26] 张杨.《动态助词“了”、“着”、“过”的偏误分析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05.

[27] 黎天睦.《现代外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

[28] 赵立江.《留学生“了”的习得过程考察与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02.

[29] 魏红.《汉语的动态助词与对外汉语教学》[J].汉语教学研究,2003.03.

[30] 丁桂贤.《关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助词“了”的几个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科学学报,1990.03.

[31] 温冰.《留学生“了”字使用偏误考察》[J].语言教学研究,2011.01.

[32] 孙海平.《日本学生使用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研究,2011.10.

[33] 罗音.《俄罗斯留学生学习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2.02(3).

[34] 吕园.《印尼、泰国、韩国留学生动态助词“的”习得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05.

[35] 薛晶晶.《现代汉语动态助词“了”“着”“过”的对韩教学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14.04.

[36] 王永秀.《英语为母语学习者习得汉语动态助词“了”的偏误分析》[D].广西大学.2003.05.

[37] 权娟恩.《浅谈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J].语言教学研究.2008.02.

作者简介:彭涛(1987.07—),男,汉,云南昆明,职称:大学讲师,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国际中文教育/孔子学院研究/语言与文化传播。